

目录

发财秘诀

第 一 回	
辟香港通商初发达	卖料泡穷汉得奇逢·····9
第 二 回	
察嗜好货郎逐利	发储藏夫妇秤金·····14
第 三 回	
开店铺广交亡命	充汉奸再发洋财·····20
第 四 回	
区牧蕃初登写字楼	陶庆云引见咸水妹·····25
第 五 回	
学洋话陶庆云著书	犯乡例花雪畦追月·····31
第 六 回	
五木无灵少爷卖猪仔	一条妙计财主仗洋人·····36
第 七 回	
洋奴得意别有原因	土老赴席许多笑话·····41
第 八 回	
花雪畦领略狠心法	杭森娘演说发财人·····47
第 九 回	
世态炎凉寸心生变幻	荣枯得失数语决机关·····52
第 十 回	
舒云旆历举得意人	知微子喝破发财诀·····57

瞎骗奇闻

第 一 回	
负螟蛉中年得子	谈理数信口开河·····66
第 二 回	
希幸获权作信天翁	破巨贗急禳将军箭·····74

第 三 回	真横逆偏作好机缘	迷信心养成破坏性·····	83
第 四 回	演皇极盲人利口	庆初度同族生心·····	91
第 五 回	山穷水尽洪士仁犹作补牢心	喝雉呼卢赵桂森初试牧猪戏·····	98
第 六 回	纵聚赌日趋下流	延合婚再申前说·····	107
第 七 回	高谈命理王先生别具会心	漏泄春光赵员外一朝撒手·····	115
第 八 回	一霎魂飞洪士仁逞凶自首	全家星散赵桂森被逐归宗·····	123

糊涂世界

第 一 回	移孝作忠伦常大变	量材器使皇路飞腾·····	130
第 二 回	假孝子割股要名	丑新人回头失媚·····	138
第 三 回	虐孤儿晚娘施毒手	招游妓俗吏写闲情·····	147
第 四 回	吕祖阁半仙占祸福	广和居市侩显神通·····	156
第 五 回	暗挑逗歌曲寄相思	真莽撞贪杯失巨款·····	164
第 六 回	裁寿衣借端通内线	论相法顺口托人情·····	171
第 七 回	靠虚火施司务扬威	为干儿宋媒婆出力·····	180

第 八 回	虞子厚探亲东昌府	郭丕基倒楣镇江城·····	190
第 九 回	信鸾仙大府护飞蝗	全蚁命进官乘饿马·····	201
第 十 回	老吏著书官场尽相	高明骂座奴子羞颜·····	212
第 十 一 回	覆雨翻云心思刻毒	偷天换日手段高强·····	224
第 十 二 回	文章憎命误煞功名	机械存心变生骨肉·····	238

最近社会龌龊史

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自叙·····		247	
第 一 回	妙转玄机故人念旧	喜出望外嗣子奔丧·····	249
第 二 回	五十金暂依招股处	二百元押去府右堂·····	254
第 三 回	移花接木三条计	动魄惊魂一纸书·····	259
第 四 回	透消息托故避干连	乘危急巧辞图攘夺·····	265
第 五 回	奇举动盛宴贺期丧	叙琐屑绮筵呈丑态·····	270
第 六 回	一夕碰和真慷慨	两番拒贷假贫穷·····	275
第 七 回	巧遮饰穷人装阔绰	硬干没恶汉遇强梁·····	280
第 八 回	假复假金矿难查	搯中搯珠花不返·····	285
第 九 回	揭行藏有心行诈术	乔笑语当面撒奇谎·····	290

第 十 回	陡变幻人心叵测	善支离世事难为·····	295
第 十 一 回	伊通守改省到山东	陈雨堂深宵留沪北·····	300
第 十 二 回	盘布局妙施巧术	卖字画暂免钉门·····	305
第 十 三 回	十二金卖去一员督抚	两封书送来无限生机·····	310
第 十 四 回	未死人忽地开丧	妙弥缝从丰代犒·····	315
第 十 五 回	破除资格特赏优差	撇弃委员去充买办·····	320
第 十 六 回	荐生意伍太守分肥	遭骗局张佐君叫苦·····	325
第 十 七 回	变面貌鲁薇园割须	逞机心柏养芝铸镜·····	330
第 十 八 回	喜蛛儿昙花现色相	鲁薇园投药治思劳·····	335
第 十 九 回	历下亭龙骊珠品泉	红雨轩鲁夫人论药·····	340
第 二 十 回	老官医粗心投补品	娇小姐噩梦警芳魂·····	345

上海游骖录

第 一 回	恣毒焰官兵诬革命	效忠忱老仆劝逃生·····	351
第 二 回	家散人亡思投革命党	乘风破浪初逢留学生·····	356
第 三 回	论党人乡老微言	阅新书通儒正误·····	360
第 四 回	喜慰三生得逢志士	横陈一榻纵论新书·····	365

第 五 回	谈保险利害权得失·····370
论窑工盗败识由来	
第 六 回	辜望延涉足入花丛·····375
屠牖民巷中交女友	
第 七 回	李若愚开诚抒正论·····379
革命党即席现奇形	
第 八 回	李若愚掉舌战僇儿·····383
程小姐挥拳打浪子	
第 九 回	妒同类力进谗言·····388
论时局再磨舌战	
第 十 回	急避祸匆促走东洋·····393
因米贵牵连谈立宪	

活地狱

第 四 十 回	飞来横祸捕役栽赃·····401
制出新刑乡绅助虐	
第四十一回	毒手频施冤沉狱底·····407
巧言动听误入彀中	
第四十二回	动手脚黄泉难瞑目·····411
用心思黑狱尽惊魂	

剖心记

凡例·····416	
第 一 回	倦孝友立身定基础·····417
增感触开卷述原因	
第 二 回	折荆枝孔怀伤幼弟·····421
掇芹香知己遇恩师	

发 财 秘 诀

朱子锐 陈年希 校点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《发财秘诀》、《瞎骗奇闻》、《糊涂世界》、《最近社会齷齪史》、《上海游骖录》、《活地狱》、《剖心记》等作品。

《发财秘诀》（又名《黄奴外史》），十回，标“社会小说”，署名“趸人撰”。原载《月月小说》第十一至十四号，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十一月至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二月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上海群学社出版单行本。小说正文有眉批，回末有评语，未署名，据推断，当为作者自评。此次整理，以《月月小说》连载本为底本，以上海群学社本为参校本，保留了书中的评语。

《瞎骗奇闻》，共八回，最初在《绣像小说》第四十一至第四十六号上发表，时间为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十二月至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二月。书名上标“迷信小说”，署名“蜚叟”。每回前有图两幅，凡十六幅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二月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。此以《绣像小说》连载本为底本，参校商务印书馆本。保留了原书中的插图。

《糊涂世界》，十二回，未完，署名“蜚叟”。最初发表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上海《世界繁华报》上。据阿英称，报上至少发表到十九回。光绪三十二年二月，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，线装六册，仅收十二回。后阿英据世界繁华报馆本重新整理，收入《晚清文学丛钞·小说二卷》中，仍十二回。此据世界繁华报馆本整理。

《最近社会齷齪史》，初名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，书名标“社会小说”，署名“我佛山人”。是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的续篇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发表于《中外日报》上，刊载起迄日期不详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九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，二册，收二十回，未完。此据上海广智书局本整理。

《上海游骖录》，十回，书名标“社会小说”，署名“蜚”。原载《月月小说》第六至八号，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二月至四月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七月上海群学社出版单行本。每回有眉批。此以《月月小说》连载本为底本，参校上海群学

社本。保留了原书中的评语。

《活地狱》，原为李伯元作，李写至第三十九回，病重不能执笔，由吴趼人续写第四十回至四十二回，第四十三回由茂苑惜秋生（欧阳巨源）续写。吴趼人所续三回，发表在《绣像小说》第七十至七十一号上，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二月至三月。每回后有愿雨楼主评语，是否为作者自评，待考。这里一并保留，供研究者考证。此据《绣像小说》连载本整理。

《剖心记》，书名标“法律小说”，署名“我佛山人”。原载《竞立社小说月报》第二期，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十月，仅刊二回，因该报停刊而辍笔。后作者又将此故事梗概写成《山阳巨案》一文，收入《我佛山人札记小说》中。此据《竞立社小说月报》本整理。

第一回

辟香港通商初发达 卖料泡穷汉得奇逢

往事追回泪似珠，十人中有九糊涂；

致令一样须眉汉，硬要从中判主奴。

呵，呵，诸公！风气，风气，甚么叫做风气？据诸公说，自然是文明学问了。不知非也。据小子看来，只一个“利”字便是风气。而且除“利”字以外，更无所谓风气者。诸公若不相信，听我道来。

自从通商之后，我中国二十二省之人，莫不异口同声曰：“广东得风气之先。”小子自己便是广东人，也深信我广东是得风气之先的，不敢多让。然而及后仔细想来，到底甚么叫个风气？到底得些甚么风气？转觉茫然。查广东通商最早，再以前的，不必去细考他，自明朝以来，已与各国通商的了。考《明史·外国列传》，“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，先是暹罗、占城、爪哇、琉球、浔泥诸国互市，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。正德时，移于高州之电白县。嘉靖十四年，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，移之壕镜，岁输课二万金，佛郎机遂得混入”云云。壕镜便是今之澳门。由此观之，可见得广东通商最早。又按《明史》，广东巡抚林富，上疏请与佛郎机通商，有云：“粤中公私诸费，多资商税，番舶不至，则公私皆窘。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：祖宗时，诸番常贡外，原有抽分之法，稍取其余，足供御用，利一；两粤比岁用兵，库藏耗竭，藉以充军饷，备不虞，利二；粤西素仰给粤东，小有征发，即措办不前，若番舶流通，则上下交济，利三；小民以懋迁为生，持一钱之货，即得展转贩易，衣食其中，利四”云云。说来说去，都是为“利”，何尝有半个字提到风气？诸公！这就不能怪我说一个“利”字便是风气，除“利”字以外，更无所谓风气了。

这些远事，又且不说，等我再说得近些。自入本朝以来，外国人来得更多了，因为他们航海之术日有进步，进行愈速，

又视我中华为天府之国。噯！鼎烹之旁，绕以群鼠，焉有不思染指之理呢？加以中国向来是魁然自大，环绕四裔尽是些野蛮小国。他们来，便说是进贡；我们去，便说是册封。傲岸惯了，更不知甚么叫个外交。外国人初来时，他们便摆出那自大的样子，傲然岸然。及至外国人忍耐不住，翻了脸打将来，他却又害怕了，把头缩了进去，再不敢伸出来。因此着着失败，丧师辱国之事，也不可胜记。至道光廿一年，大学士两广总督琦善，割广东之香港地方与英人义律，是为中国割地与欧洲之始，亦即为通商发达之始。【眉】此等写法，想是要学史笔也。一笑。此事之始末，往因来果甚多，因与此书正文无涉，故不多赘。

且说香港乃是一个海岛，岛中本有些居民，义律得了香港之后，即出了告示，晓谕岛中居民，说是“中国已将香港割与我大英，尔等世居香港之人民，从此皆当投降，改入大英籍”云云。那些居民，也有从的，也有不从的，不必细表。义律乃与英国各商，在香港筑建洋房，设行贸易，慢慢的外国人来得更多。一切起造的水木匠与及细崽、厨子、洗衣匠等，在在须人，不免高出工价，求人应募。那内地的穷民，听了这个消息，便有许多前往佣工谋食的了。那时候广东风气俭朴，他出的工价又较优，所以前往佣工之人，不出三四年，各各都能积攒一二百银元，带回家乡去。那些乡下人眼光如豆，看见一个铜钱，尚且有簸箕大，何况整百雪白的银元被他看在眼里，那得不耀的他眼花头晕？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说某甲发了洋财回来了，某甲发了洋财回来了！这个风声一播扬开去，你想那一个不想发洋财？引得那无知之徒，都如水赴壑的往香港去了。【眉】此之谓开风气乎？一叹。

此时，香港的生意也逐渐盛了，外国人也逐渐多了，所以去的人也都容得下。内中惊动了一个南海县张槎乡地方的一个人，姓区，名丙，一向只以小负贩糊口。当时看见人家纷纷往香港去，又都说是可以发了洋财回来，便与自家妻子商量，也想到香港走一遭，碰碰运气去。他妻子说道：“人家有手艺的，是靠手艺去赚钱；懂外国话的，是靠佣工去受值；有气力的，还可以去扛抬。你既没有手艺，又不懂话，就是气力也输与人，你仗甚么可以去得？纵使香港是个铜山金穴，只怕你未必有本

事去动得他分毫。我劝你息了此念罢，还是安分点，在家过穷苦日子的好，我也没福做富翁的奶奶。”区丙被他妻子一顿抢白，恼得气也结住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气忿忿的走了出门，到市上行去，心中也打不定甚么主意。忽见一家店铺在那里烧料泡，心中暗忖：“把这个贩到香港，或者有利可图，我何妨试他一试？”想罢，便先去买了一个竹筐，再到那料泡店中，拿出二钱银子，【眉】二钱银子虽少，仍是以本求利。吾见今日之发洋财，竟有不名一铜钱者。大大小小买了二三百个，也不别妻子，附了船，径到香港来。

看官！那料泡是一件甚么东西呢？原来是用玻璃吹成的一个泡儿，其样式就和馒头一般，那馒头面上正当中，却做出一个小管，那小管的玻璃略厚，那泡儿的玻璃却比纸还薄；靠底一面那块平玻璃，却做得略略有点微凹，用口衔着小管，微微一呼，那块凹玻璃便凸了出来，复微微一吸，那玻璃又凹了进去，如此不停吸呼，那玻璃也不住的凹凸，其凹凸之时，却有声响，作**哄嘞哄嘞**之声。广东人就叫他做**哄嘞**，是卖给小孩子顽的，小的不过荸荠大小，零买只得二、三文一个，大的有馒头大小，也不过十来文一个。其图式如下：

区丙贩了料泡到香港去，在马路旁边憩下，手中拿着一个，不住的**哄嘞哄嘞**呼吸着。这是他们贩这个东西的规矩，教人家听见了，好来买的意思。在香港的广东人看见了，都笑道：“这个人该死！香港地方能有几个小孩子，却带了这个东西来卖，怕不蚀了盘缠也。”【眉】明明发财事业，而目光如豆之守财奴，偏鄙薄不为，且从旁非笑之。奚独笑区丙哉？



料泡之图式

区丙站了一会，见没人照顾，便掬起竹筐，望热闹所在走去。走了一天，却只没人请教，不觉心中懊悔。到了明日，又掬起来往外走。行行去去，去去行行，不觉到了一个所在。只见两面都是洋楼，静悄悄的路少行人。他心中暗想：“昨日走了一天热闹地方，不曾发得利市，今日怎么走到这里来，想是更没有生意的了。但不知走过了这一条路，那边可还有人家？”心中想着，信步行去，口中仍是呼吸着那泡儿，**哄嘞哄嘞**的作

响。

忽然迎面来了一个外国人，看见区丙，便立定了脚看他。区丙胆战心惊，低着头，只管向前走去。那外国人嘴里叽哩咕噜的叫了一句话，区丙不懂得，只不敢理睬他，仍向前去。那外国人赶了上来，一把拉住。吓得区丙放下竹筐，唇青面白，不住的瑟瑟乱抖。那外国人低下头，在筐里拣了一个顶小的，对区丙又叽咕了几句。区丙不知是甚么意思，接过那泡儿，衔着小管，一阵呼吸。那外国人在他手里取去，又叽咕了几句。区丙暗想：“莫非他要买么？这个顶小的，在乡下只卖得一文钱一个，卖给他不可卖贵了，恐怕他打听出来，说我欺他。”然而苦于不知这“一文钱”三个字外国话怎生说法，无奈只得和他做手势，伸出一个指头来。那外国人看见，就在身边摸出一元洋钱给他。区丙大喜，口中连说多谢多谢。那外国人交了洋银，拿起那泡儿一吹，只听得嘣的一声，那块底上的玻璃破了一大块，以后再吹就不响了。外国人把他摔在路边，又拣了一个，给了一元洋银，又拿起一吹，依然破了。外国人很以为奇，摔了破的，又拿起一个对着区丙叽咕。区丙此时福至心灵，知道是问他的吹法，他便接在手里，呼吸了一会，又鼓动两腮，以示呼吸之意。外国人又拿出一元洋银，买了一个，衔着小管用一吸，嘣的一声又破了。外国人不由分说，拉了区丙就走。区丙吓得魂不附体，死命挣住不肯行。那外国人见他害怕，便用手向前一指，脸上带着笑容，又叽咕了几句。区丙见他并无恶意，方敢掬起竹筐跟着他走。

走到一条路上，见一座洋房，层楼高耸，四面都是门户。外国人站住了，对着区丙做手势，叽叽咕咕又说了几句话。区丙看他的手势，猜度他的意思，料着是叫他在等候，便放下竹筐，站住了脚。那外国人便走到洋房里去。区丙在外，抬头从门口望进去，只见里面立的、坐的、行动的、对谈的，有好几十个外国人，原来是一所外国人的总会。区丙初到香港的人，那里得知？等了半晌，只见起先那外国人，带着两个外国人笑语而出，指着那料泡说了好些话，又拿起一个递给区丙，做一做手势。区丙会意，便呼吸起来。那两个外国人见了，各以为奇。于时每人出了一元洋银，各买了一个，放到嘴边，嘣一

声，两个都碎了。三个外国人一齐呵呵大笑。那两个又各出一元洋银，买了两个，仍只吹得一下都破了。一个便翻身入内，正是：

运退黄金失色，时来黑铁生光。

莫讥舞袖太郎当，此是发财榜样。

未知此外国人翻身入内，却为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以银一元买一料泡，虽曰受欺，究属顽意小事耳。近日粤东妇人，不知何所取义，供奉孙悟空神像，香炉之上，倒插料泡一个，偶然一响，则欣欣喜曰：“大圣爷爷灵感来佑我矣！”此等迷信，省会富贵家尤多。余尝细思其故，实因料泡倒插炉中，其筒口为炉灰所闭，郁抑既久，偶一发泄；发泄之时，其气上冲，故作哄响，屡试不爽。一日之中，多则响三四次，少亦响一二次，总视炉灰之多少，为响数之多少。灰多则气愈塞，愈塞则愈易鼓动而泄也。孙行者本邱处机之寓言，本无其人，更安有所谓灵感？乃屡向妇人辈愷切开导，终执迷不悟，莫之肯信。呜呼！女学不明，神权迷信。区丙当日何幸得哄响而发财，社会今日何不幸得哄响而迷信耶？

写区丙痴呆之状，描摹尽致。写区丙乎？吾知作者之意，实为今日之发洋财者写照耳。今之发洋财者，其痴呆如区丙，其忠厚尚不及区丙也！

第二回

察嗜好货郎逐利 发储藏夫妇秤金

却说那外国人翻身入内，不多一会，便一哄的跑了二三十个外国人出来。区丙拿了一个料泡不住的呼吸，那些外国人都站着观看。内中有一个走过来，拿起一个顶大的，对着他叽咕。区丙虽不懂说话，情知他是问价，心中也没有主意，随手伸出一掌，却是五个指头都竖了起来。那外国人便给他五元洋银，拿了一个放在唇边，轻轻的学着呼吸，却哄哄响了好几声，随即嘣的一声破了。于是二三十个外国人争着来买，随买随吹，随吹随破，不多一会，把一筐料泡卖个罄尽。提了竹筐要走，一个外国人却又对他叽咕着做手势，用手向前一指，却又回手向所站的地下一指。区丙知道是叫他再来的意思，点头会意。

别了外国人，一径走到码头上，恰好走省城的船将近起碇，遂附了船径至省城，奔回张槎乡家中。背着妻子，悄悄的把洋银一数，有五百数十元，心中十分欢喜。等到夜静时，悄悄的走到后院，寻着一个盛水的瓦罐，提到房里，把五百余元都轻轻藏入罐内。又把那瓦罐放在一铺空床底下，壁角旁边，用点炭篓、柴把等遮护住。身边还带着十余元，捱到破天亮时，便起身赶到省城去。在旧木器店里，买了两口轻巧杉木玻璃柜，用水洗刷干净，买两张红绿纸，把里面糊裱起来，又买了两根绳子，一根扁担，把柜挑起，到料器店里买了不少的料泡，附了船，仍到香港去。

走到那总会门口，却是静悄悄的不见一人，等了半晌，仍无动静，不觉心中疑讶。原来他前一回到此，恰值十二点钟之后，两点钟之前，是外国人午间吃饭休息的时候，所以各外国人都麇集在总会里。他这一回到此，却已过了两点钟，直等到五点钟之后，方才陆续有人来。那些外国人看见他挑着玻璃柜，那些料泡都安放在柜内，便都指点说笑，意思是说他这个担子比竹筐讲究了。这一回，也被他卖去不少。也有两个外国人学

会呼吸之法了，于是一个教一个，差不多都教会了，这料泡便不大肯破。有一个外国人把他带到住宅里去，叫那外国女人出来看，化钱买了来，都是一吹即破。惊动了隔壁邻居的外国家眷都来看，看见了都要买。女人、小孩子嘻嘻哈哈的一阵，早又卖完了。区丙连夜又趁了夜船，赶回省城，天亮时，早到了。找一个相识人家，寄下玻璃柜，连忙赶回家，依然背着妻子，点了一点洋银数，却有七百多元，照旧收藏起来。又赶到省城去，依然贩了料泡到香港。

话休烦絮，如此贩了三四遍，他的洋钱已经积了三千多了。那些外国人，都学会了那呼吸之法，便不以为奇，不大买了。看官，这旧社会中，“福至心灵”的一句话，虽是极腐败不足信的，然而实有其理。那区丙看见外国人买的少了，他却弄一个玄虚，把那些料泡儿吹作一片鬢簾之声，外国人见了，又以为奇怪。原来那种料泡，另有一个吹法，是用嘴唇衔着那管子，轻轻用气吹进去，可以鼓荡得成一片鬢簾之声。当时外国人听得，以为另是一种东西，问他讨过去，翻来覆去的细看，却只看不出个道理来。又递过去叫他吹，他又吹了一阵。一时间，总会里的外国人都出来看，又纷纷的买。谁知这种吹法，破的更容易，破的容易，他的生意却又好起来了。如此又贩了两三遍，洋银积了有六、七千。他看着这料泡生意将成强弩之末了，便回到省城，在市上闲行，要寻些奇巧东西去贩卖。【眉】得风便转，别走他途。何物贩夫乃能解此？其发财因，非侥幸以得者也。忽然，看见路旁地摊上摆着些窑货小人儿。此种窑货，出在石湾地方，那小人做得才和枣核般大，头便像一颗绿豆，手便像两粒芝麻，却做得须眉欲活，栩栩如生。也有着棋的，也有撑船的，渔、樵、耕、读，无所不有，是人家盆景上假山用作点缀的。还有些房屋、桥梁、木栅、更楼、宝塔之类，花样甚多。若到石湾去贩，不过四五文一个，在省城买起来，都要七八文。区丙看了，便触动了机关，即刻赶到石湾去。好在只有六、七十里路，乡下人跑惯的，不消两三个时辰，早走到了。便到窑户里去拣了一千多个，付了价，仍赶回省城。过了一夜，便赶到香港。外国人见了，果然啧啧称羨。乃至问他价时，他却伸出了两个指头，那外国人便拣了十个，给了他二十

元洋银。不一会，惊动了总会里的外国人，呼朋引类，争先购买。那消一日工夫，这一千多个小人儿，早变了上三千的洋银了。区丙一想，这个又是好买卖，连忙运了洋银回家，悄悄的安放停当，又赶到石湾，一贩便是五千个。好在这东西又轻又小，既不重累，又不占地方，比着料泡儿更容易带。这回，那些外国人竟有一买二三百、三四百，要寄回外国作货物贩卖的，也有寄去送人的，所以买的更多。被他五六次一贩，闹得赚下的钱也忘了数目了。屈指一计，做这个买卖，不觉三个多月了，我也该歇息歇息了，便从此不做生意，也不愁不是一个富翁了。

【眉】是乡下人本色。

想定了主意，便在省城寄下那两口柜，仍然提着一根扁担径回张槎。入到家中，取出一元银，叫妻子道：“你去和我买一副猪头三牲回来，下余的钱，多打些酒。”妻子道：“你又不不要拜神礼佛，买三牲作甚么？”区丙道：“我正要酬神呢。”妻子道：“你又不曾许甚么愿，此刻又酬甚么神呢？”区丙道：“我此刻发了财了，难道不应该酬神么？”妻子道：“你发了多大的财，却值得用三牲酬神？”【眉】佛是吃素的，礼佛也用不着三牲也。一笑。区丙在身边取出一个纸包来，在桌上一放，道：“你去看来。”妻子打开一看，见是雪白的洋银，数了一数，整整的五十元，便笑道：“恭喜呢，是从那里发来这注财？”【眉】只五十元便如此写，乡下人可笑。区丙道：“你不要管，只和我快去买猪头三牲来。”妻子道：“将就点，就买一只鸡罢，等再发了大财，再用三牲不迟。”区丙道：“菩萨多享受我点，自然保佑我再发财。你不要多说，快买来罢。”他妻子果然到市上去买了一副猪头三牲，及神福、纸马、香烛等回来。夫妻两个一齐动手，煮熟了。当天点了香烛，区丙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。那妻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捣蒜般叩了无数的头，方才起来。奠过酒，焚了纸马，将三牲切开，烫上酒来，夫妻两个对酌。

妻子带笑道：“当家的，你这注财到底在那里发来的，何妨告诉我一声？”区丙道：“你不必查问，你看见这雪白的洋银，心爱不心爱？”妻子道：“为甚不爱？当家的，你可肯给我十元？我今年冬衣也没有，要想做一件细布棉袄过冬。”区丙道：“你要，便拿十元去，有甚不肯？”妻子喜欢得眉花眼笑，斟上一杯

酒道：“当家的，你还要发财呢！难得这般大量，请干一杯。”区丙接过，一饮而尽，道：“我奔走了三个多月，今天是头一回享福也。”妻子道：“正是，你这两三个月以来，从不曾好好在家过一天，到底在外做些甚么生意？我屡次要问你，只见你没有好颜色向我，我所以不敢动问。”区丙不答，在怀中掏出那包洋银，打开，取了十元交给妻子。喜欢得他笑得眼睛没了缝，连忙接过，揣在怀里。又满满的斟上一杯酒道：“酒冷了，等我去再烫一烫。”拿了酒壶，走到灶下，把酒壶放在炭炉子上，取出那十元洋银，翻来覆去看了又看，不住的痴笑。又喃喃呐呐的自言自语道：“千万不要是做梦才好！”一头说，一头又看。不提防把酒烫滚了，沸了出来。那酒烘的一声烧着了，慌得他连忙去抢酒壶，把洋银撒了一地。【眉】写穷婆子如绘。不知怎生体会出来。又不住口的往酒壶上吹，好容易把火吹熄了，才去拾那洋银，却找来找去只有九元。心想这里是泥地，又没个地缝，难道是鬼来抢去了？没奈何，只得先拿酒出去，等吃完了酒再来寻找。想罢，提起酒壶，谁知那元洋银正在酒壶底下，遂喜喜欢欢的拾了起来，揣在怀里。拿酒出来，一面走着，喃喃的自语道：“几乎剩了九元。”区丙仿佛听得，便问道：“你说甚么九元？”妻子乘机扯谎道：“当家的，你才给我的洋银只有九元。”区丙道：“只怕是数错了，补给你一元就是。”妻子忙过来换上热酒，区丙又给了他一元，他便暗暗喜欢的了不得。

二人又吃了几杯，方才吃饭。吃完，收拾过了，已近黄昏时候。区丙自己起身，走到市上一家相熟的杂货店里，对掌柜的说道：“不知宝号所用的大秤可是天平秤？”掌柜的说道：“我们乡下人家，都是老实公平的，所有大小秤都一律的是十六两天平秤，不比苏州、上海的人家黑良心，专门刻剥小负贩，用二十四两、三十二两的天打秤。”【眉】“天打秤”，奇称！区丙道：“如此，乞借一用，明日一早送还。”掌柜的道：“阿丙哥，可是黑夜里还买柴？”区丙道：“正是。因为秤是人家不停要用的，白日里告借不易，所以连夜来借一用，明早好送还。”掌柜的就拿秤借给他。

区丙一手提了秤锤，一手拿了秤杆回去。及到家时，他妻子已点上灯了，看见区丙拿了秤来，便问道：“当家的，你借秤